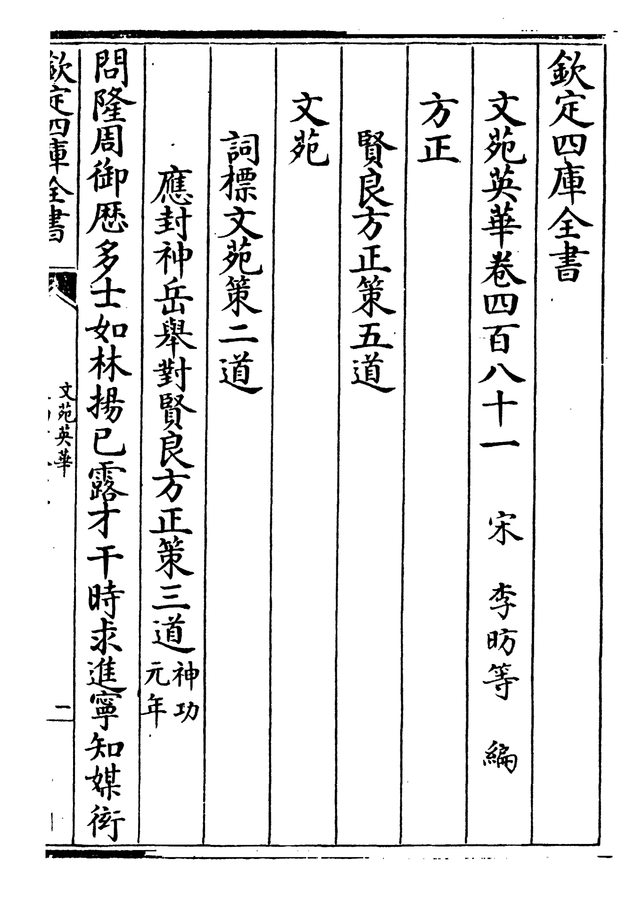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方正

賢良方正策五道

文苑

詞標文苑策二道

應封神岳舉對賢良方正策三道神功元年

問隆周御歷多士如林揚已露才干時求進寧知媒衒

之醜不顧廉恥之規風馳景軼雲集霧委攘袂於選曹盱衡於會府吏員仍舊人物實繁優游窘於退飛聲最疲於黜額量能受職無闕以供料官列位擇才斯衆欲令九流式叙一藝不遺佇聞芳話弘兹盛烈且夫署行議年殷姬取人之道門調户選魏晉持衡之術因宜適變何者為先

對　崔沔

對昔者賢良方正之士應務之際沔雖固陋嘗亟聞之

莫不修詞立誠難進易退言不苟合道不苟容捨之則
藏義然後取安肯負媒衒之醜棄廉恥之規若此之類
其可多乎至夫揚己露才干時求進盱衡攘袂以徇速
者斯皆小子趨附之徒豈足以厠我周行寘於多士屏
而勿用夫何疑哉主上欽若庶官明敭沉隱是使群英
霧委多士景軼而東鈞當軸之雋察言觀行之風不能
審樞機定名實徵魯儒之虛服辨齊竽之濫吹至令累
最為偽名交戰謬功與實效相參而謂滯才由乎少官

無位供乎有德嗟乎事有大謬一至于此明主昧旦丕顯每歎才難而羣士揚於王庭反憂多士君臣之同德其若是乎天子有司談何容易令懿綱一作網遐布淳風敭流家識廉隅人知禮節茍能上尊王制下絶吏姦閉請託之源塞虛詐之路使得懷才見用以道周旋無令椒蘭信芳獨屈樵夫之手騏驥雖駿不貴屠者之門則虛位待人猶持固讓懷寶深藏何患不達九流式敘庶莫遠焉一藝罔遺諒其所也沔又聞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有濟治之臣無不弊之法往古雖載其陳迹行用實在乎主司覩夫署行議年叚姬令典門調户選魏晉良圖無非致遠之規咸有理亂之兆所以允釐百揆銓綜百一作五官及譏虐官朝則君子在野貪佞竊柄則以貨售才典故雖存而官政以紊然則隨時通變觀象因宜近取諸身一言斯蔽遠求於古兩無適從所以輕進狂言猶冀或逢善聽謹對此篇用治字第二篇用世字武后雖已革命疑未應便用唐諱

第二道

問屠釣關柝之流鳴雞犬吠之伍集于都邑蓋八萬計
然（一作象）則人無求備物各異宜十哲殊科八能異術咸
資對策則絳灌之器或沉必俟公求則許郭之才難遇
選賢取士應有良規

　　對

對傳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言或可察志隱於漠是知
文者言之藻繪志之筌蹄有貞實者或忘藻繪得魚兔
者必棄筌蹄則存言捨文合於淳古以言考德必洞精

徵故書云明試以言蓋用此道也今之對策其試言之流歟昔姬氏既衰先王道喪秦政虐戾亂彼天綱廢古燒書以愚黔首窮兵騁詐時無文焉故絳灌之徒韓彭之佐雄姿雖茂而道法不足向使伊人薄見方策早聞師範當亦略通大體抑揚宏議豈止決勝於境外而不能專議於君前乎故抱朴子曰古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即其義矣國家樹萬世之基遷九流之弊墳索奥業洋溢於時縉紳先生蘊藉無鈌安有倜儻之傑瑰瑋之

才承明主之渥恩逢生人之大慶而不能抽其秘思效其長策歟然則謀而不行信而不用者抑可知也令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綺飾為工視學論文者闇於心而必升曉政達幽者失其數而咸退譬千金之璧以微瑕而毁之百丈之材覩小節而棄之亦良可悲矣誠理達而義舉者勿以文害言詞婉而論深者勿以言害意則可以包括羣品網羅衆途察微知彰以文用武矣昔許子將郭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際而能拔奇旌異因

言揣心况乎擅英博之姿受明試之寄享厚禄居尊官而不能撫踠足於吳阪指潜璧於荆山至使有公輔之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卿士之罪也小子何足以知之至如懷一能負一偏彼鳴梭抗履之彙聲律鼎飪之儔事雖易於縑緗功不資於翰墨則方以類聚各有司存謹對

第三道

問至於衢室總期（一作章）重屋陽館姬氏明堂之制炎靈

汶上之規三雍五室之名宗廟容臺之目蔡邕之論袁
準之談歷代繁省之儀前賢是非之説咸宜詳釋以判
羣疑
對
對我皇帝愍理廣運文思稽古紹興絶典重光大壯合
宫雲構明庭天聳列辟軌儀羣工制度可以即事而見
觀象而察今猶遠訪先典曲垂下問者豈不欲揣其敏
思徵其博物臣實菲薄何足當之昔哀公問儒而仲尼

請更僕況此大體其可率爾言乎雖敢略談之然未臻其極也若夫堯之衢室舜之總期一作章夏之重屋殷之陽館皆所以取象天地昭配陰陽致孝於先布政於下歷運雖改此道不移八窻四達上圓下方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周之制也崑崙茅屋周流壁水漢之圖也明堂辟雍靈臺三雍也太廟青陽總章明堂疑脫玄堂二字五室也取其宗祀祖考則曰宗廟取其脩飾禮物則曰容臺蔡邕之論所以合異說袁準之談所以別重事歷代繁省

其儀不一先賢是非其書甚衆非斯須之述所能盡非造次之言所能精自我皇創制之前令臣定議之外教明禮備得繁省之中者其姬宗乎詞寡理舉處是非之要者其蔡氏乎謹對

重試一道

問不其才難于令所歎知人未易自古病諸以貌取言既其不可觀聲考度又或非宜故皇帝清問有司藻覈公孫異之於天子晁錯襃然爲孝廉賢才訓迪其道弘

矣多歷年所茲率典常國家謁報上玄展禮中岳降非常之制求希代之寶將以潤色雲封增輝柴燎龍門既陟方縱鱗於巨壑鴻干斯漸忽垂翅於風路良由夢石之木猶參杞梓之行冠玉之姿尚忝琳琅之序更令憲府重摭詞林承鳳綍之明威俟龍泉之斷割其何以搴秀長楚審詞衆好辨是與非懲忿窒欲聊爾陳事冀獲嘉謀至若柳莊黜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

次序一簡之内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别取瑕則頗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又旁求疏議紛披風謡戚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奸生何方可以静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佇裨不逮無恡話言

對

對夫鉛刀均鋒劒之恥也蹇驢齊足驥之恥也朗璞蒙垢玉人之過也鳴絲絶絃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旨獻嘉猷而愚智糾紛臧否錯糅斯亦士君子之所恨豈獨為政之憂哉沔實陋才良不足算憑藉休慶謬偕旌拔狂言雖立鄙道未孚蘊雜薰蕕沉蔽玉石重忝羣彥之末再承議賢之問進思自勵其何補歟退欲鳴謙豈獲無咎審詞衆好儻或擇善而行辨是與非請思即事而對策曰柳莊黜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為字之失也

竊謂議人者貴知其心論道者務存其意心懼未信則援古以自明道隱未光即託文而後顯故事以明心為本字以顯道為公事有小差而心術著矣字有小失而道教存焉斯則夜光之瑕明月之纇固不可得而棄也事與類相反字與義相違證乖而心不可弘象毁而道不可見一至於此亦無取云策曰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竊謂明試以言古之道也徵言以策今之制也言有聲韻蓋其浮飾策之

次序固非典要切問存於答難次叙豈效謀謨精誠盡於對揚聲韻何尋獻替稽之於古揣之於情末韻或犯於前聲其來久矣答難不倫於次叙為病良深策曰一簡之内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别取瑕則頗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竊謂萬有一失聖人不免捨過舉能先師是訓道不可以純備才不可以周給斷可知矣是以國家稽通塞之迹列甲乙之科亦不可廢善以取瑕疑於擢用矣策曰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

宗之黜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仲尼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進退之禮用捨之宜允非小人之所及也然則覽古昔之遺事敢不薦其聞乎竊謂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懲奸以察何俟贈言致身於朝不可以黙固當參刑禮以定枉直體明智以辨情偽見利不虧其分見死不更其守屬聰明不諱之時居執憲繩違之任何至持疑於果斷逡巡於正色哉策曰旁求疏議紛披風謡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

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姦生甚矣誠哉不期所以然也今所慮怙威黷貨者其類猶存假手借詞者其人不遠但能察其言象揆而度之精覈問試優而柔之則竊寶之名自分濫吹之竽自遁矣其道甚著人焉廋哉策曰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竊謂任良在主弘道在人以執事之明遵大君之惠敷明智以考往迹揚清機以鑒羣情則知訛謬不興流競永息俯慙謏議良

非詁言謹對

神岳舉賢良方正策 冊問闕 袁映 未審何年

對臣聞天矜于人人必所從 此句疑 臣謬黷吹萬僻生草莽幸陶無為之風得守忠蹇之節常願拜守宸極敷獻乃誠危言匪躬少答亭育昔仲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傷衰周之運不見聖明之代也 一作明君聖代也 臣今輿頌芻言肅祇眷命陪聖躒於神岳奉金策於玉宸賡歌泰清咫尺旒扆是天縱聰明而超於孔子不圖幸之至

於斯也況周頌禹膳列坐堯衢此優賢之至也愚臣何足以充塞敢不布其腹心竭盡聞見臣伏惟皇穹有成命聖唐受之崇髙配天廣大配地天地合德而陛下大明於其中有以覲髙祖之耿光有以恢太宗之鴻丕一作烈樂成於郊祀而昭升上帝禮備於脽上而敷問后祇於是柴于岱宗望于秩首三光全而五行序八荒協而萬國諧皇靈丕應象物昭格無疆惟休能事畢矣況陰陽變理則賢相盡規風俗敦厖則良牧宣政百揆時叙

庶物咸亨誠巳欝映華胥邁續堯舜豈衷吾所記七十二之涼德而望清光哉而猶恭默思道勵精圖政帝闕崢嶸而下臨天問昭回而盡覩乃賜臣策曰延想無為之理聿脩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將與圖之所以謀廣聰明詢於大陋使君子道長俊乂用彰陛下執謙之至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愚臣無得而稱焉制策曰夫原疾而授藥者良醫也因時而救弊者權政也今塞垣猶守府兵云耗閒人輕去冗食難歸者臣聞先王之理布在

方策乘時司契其道深乎陛下窺覽萬化之原獨運安危之兆執大象鼓洪爐知微其神惟睿作聖九門訾藥致蒼生於福壽七政齊衡得玄珠於利見雖講信修睦寰區大同而安不忘危故塞垣仍守雖道德齊禮黔庶康濟而寬以厚載故閑人或浮臣又聞之兵戈者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兆庶者忘帝功而畏苛政也邊鄙預備誰能去軍參決違方時聞失業愍寰瀛而觀偃伯則三邊之戍役不足多也據天下而覽兆人則萬一之逋逃

不足怪也況國家皇極作乂七政有倫增新軍以保釐
革浮惰而緩輯何憂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冗食不歸雖
休勿休惟陛下之聖慮也制策曰膏粱無恥於僥倖蓬
蓽未敦於退讓選舉殷湊官員不給效職者或祿仕而
養資試言者多浮華而背實當今士食舊德農服先疇
結綬登朝咸遵揖讓被褐在野盡歸廉潔臣實覩還淳
反素之風不知無恥未敦之事尊謙俯問臣何敢奉欽
若帝唐之有天下也久於其德人文化成敦詩書說禮

樂濟濟多士開元以寧曰者十銓分鏡羣材焯叙觀行考言責名徵實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宿（一作前）弊其命惟新則推讓之風行尸素之源滅其肯養資禄仕以速官謗者使會府持衡守而勿失將恐詠彼空谷歎此才難豈有員不給官殷煩乎選士言而背實浮華於舉才臣雖庸愚有以知其不然也制策曰豈風之不臧何草之難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聞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給諸侯貢士賞罰存焉攺轍欲從迷津尚佇者

臣聞人無恒德實從上教草順風而靡偃水隨器而方圓陛下神謀玄行德如天覆驅令之代歸於壽域深源固本政事惟醇俗既分於土宜人亦同於上好又何取乎井田古制力助前規賞罰於歲貢之士增削於諸侯之地若斯而已哉夫五帝不沿樂三皇不襲禮非故相反蓋取隨時泥以從鈞車難改轍臣誠庸妄不識大體竊願陛下神而化之使人宜之正如當今之代也策曰文質再復忠敬何適於時齊魯一變親賢何近於道也

大哉聖問臣敢颺之臣聞之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人疑德齊莊夏尚忠厚殷人質也周人文也文質雖變忠敬咸宜不敬則禮節遂乖不忠則弼諧斯替匡朝闡化適時惟一然則敬自外飾忠由內淳必也奚先請同去食若乃親親而尊尊者其有周公之餘化乎舉賢而尚忠者其有太公之遺風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魯由舊章斯焉殆庶

制策曰擇何典而淳俗乘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地和

平何德而黎元富壽者臣聞諸玄元皇帝曰我無欲而人朴大哉至道不可多言伏願陛下克脩聖祖恢維化綱崇帝象之風反皇人之始俗已淳矣人斯安矣三事允理六府孔脩則地平天成矣輕徭薄賦慎罰措刑則既富且壽矣豈臣庸緅克堪預焉伏以垂政立範因時變通布陳前載簡在帝聰令乃下問愚鄙徵其辨述豈不欲覩其末學收其微才臣狂妄斐然非相如子雲之流也幸屬千齡大慶五載脩封遂得獻頌皇衢參一作驂

陪鑾扆慙考言之無取念天奬而何階忠比魏臣空思捧日夢非秦后謬至鈞天跼影天庭若臨氷谷謹對

詞標文苑科策光宅元年

問朕聞北辰端扆佇衆彦以經邦南面居尊俟羣材而緯俗是知九官分職薫風之詠載敷八元匡朝就日之規方遠歷選列辟遐考前脩並建明敭之躅式廣旁求之義故康衢扣角授相越於齊班海上牧羊封侯超於漢秩洎乎淳風陵替雅道湮沉仕必因基官非材進官

雖備職位匪得人遂使七輔之材銷聲於巖穴六佐之彦晦跡於丘園寤寐以之載勞虛佇今欲革因循之弊躡稽古之蹤此志雖勤其途未遂為是旌賁爽於前代英傑寡於今晨佇爾昌言朕將親覽

對　　房晉

對惟德動天文雲開其五色惟賢濟俗大運符其半千是知廣厦將崇必佇羣材之用巨川方濟良資舟楫之功俾作股肱方之羽翼自風姜御辯之始樹以后王君

公雲鳥分司之初承以大夫師長莫不投竿入相捨築稱師五臣光就日之朝八凱翊薰風之代陰陽由其燮理百姓用以平康善佐必藉於賢臣輔國或佇於良佐國家旁求俊乂束帛之禮荐陳物色異人丘園之彥咸萃登壇對楚連城之寶不足稱置館求燕照乘之珍無以貴多士邁隆周之日得人光炎漢之朝猶以為官匪材升仕因基進顯革因循之弊用追稽古之風誠願察彼山苗之詞求夫縱壑之論材或可紀超升於槐棘之

班德或可褒擢任於公卿之位開其上賞之路頌以中和之詩則淳于髡之進賢一朝而見七士許子將之舉德少選而收二俊自然詞人濶步才子長鳴公理息昌言之篇節信罷潛夫之作謹對

同前　　皇甫瓊登科記作皇甫伯瓊

對珠衡上列聖人居曜魄之尊玉理旁融元后握乾坤之柄膺寶歷而推五勝皇綱居混沌之先懸玉鏡而運

三千帝系出氤氲之上莫不闢天關以統業横地軸而
開基象列宿而環北辰制諸侯而嚮南面柱州巢氏之
際晦聲迹於龍圖結繩鍊石之餘搞景曜於龜象未有
巨川已濟不資舟楫之功大厦已成不假棟梁之力至
於遠覆流祉既委任於三台就日居尊亦僉謀於四岳
道德為富魏文侯之式廬禮義可尊燕昭王之擁篲孔
明佐蜀叶魚水以陳謀仲父相齊假鴻毛以康俗洎嬴
暉掩鏡漢道亡珠位以恩升榮非德進挂網羅者則黄

鵠髙飛縻爵禄者則青鳬競至自欽明撫運憲章稽古司光鳳紀位映龍名振鷺來儀龔憲飈而鼓舞白駒萃止食苗場以縶繫所以繩準百王牢籠萬代伏惟聖母皇帝陛下闢陰陽之一氣獨化初皇啓日月之三光混成太極靈祇翕忽出震宮而齊巽圍雲雨氤氳辨天垓而通地圻慕崩沙之靈運符潤石之休期憂在進賢道叶採苓之化恩無不逮德合樛木之風掩媧后以稱尊邁姬任一作旦而立政吹塵一作竽鈎璜之侶接武於堦墀

騎星弄電之夫肩隨於廊廟雖良駿充廐逾懷貫骨之謀真龍在堂更佇丹青之翫應休璉之獨坐鳥雀來庭尹叔良之閒居蠨蛸在户傍加策問親覽政途詞麗汾州聲侔沛邑一作聲洋洛邑掩鵬圖而該魏網漆園無控地之詞飛鶴板而徵漢臣九臯有聞天之譽凡曰羣生孰不幸甚臣中庸賤逸下澤幽徽忝預明敭謬承推擇馳心日路冀三捨以矜魂累息天門瞻九重而惕慮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一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二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方正

賢良方正策七道

賢良方正策七道

第一道

問朕聞經國體野取則於天文設官分職用立於人紀名實相副自古稱難則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謬

荷昌圖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啓惟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劾職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令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柬此雖戔戔束帛每賁於丘園翹翹錯薪未獲於英楚並何方啓塞以致於兹竚爾深謀朕將親覽

對　　張柬之

對臣聞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

顯闡幽昭隆大業瀍洛之功既備範圍之理益深伏惟陛下受天明命統輯黎元載黄屋負黼扆居紫宮之邃（一作中）坐明堂之上順陽和以布政攝三吏而論道雍容高拱金聲玉振徵求無厭誤及厮賤微臣材朽學淺誠不足以膺嚴旨揚天休雖然敢不盡芻蕘罄狂瞽悉心竭節昧死上對臣聞天者羣物之祖王者受命於天故則天而布列職天生蒸民樹之君長以司牧之自非聰明睿哲齊聖廣淵不能使人樂其生家安其業陛下德

自天縱慈憫元元既樂其生且安其業臣聞瑞者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故使麒麟遊於囿鳳凰集於庭慶雲出神龍見其餘草木烟露之祥不可勝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故天申之以禎石告之以神文大矣哉聖人之鴻業也臣聞河圖洛書之不至也久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說曰聖人自傷已有能致之資而天不致也陛下有能致之資而天藴者所以扶助聖德撫寧兆人也臣觀今朝廷含章贍博之士鯁

言正議之臣陛下誘而進之並踐丹地伏青規顒顒昂昂雲屬霧委鸞騫鳳振（一作翥）佩金鳴玉曳朱紱揚翠緌充牣於階庭者矣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前史美之稱曰盡善盡美雖甚盛德無以加此陛下彰善去惡昭德塞違萬萬於虞舜自託薄德愚臣何足以望清光而敢有議哉制策曰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啓惟新臣聞善言古者必考之於今善談今者必求之於古臣竊以當今

之務而稽之往古以往古之跡而比之當今以為三皇
神聖其臣不能及故於疑親之陛下刊列格正爰書脩
本業著新誡建總章以申嚴配置法甌以濟窮寃此前
聖所不能為非羣臣之所能及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
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百僚師師罔不咸乂此羣臣
之能奉職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臣
以為陛下有三皇之位而能隆三皇之業也臣以令之
刺史古之十二牧也令之縣令古之百里君也有官聨

焉有社稷焉可謂重矣任非其材其害亦重矣昔周宣王欲訓其人問於樊仲曰吾欲訓人諸侯誰可者仲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耆老必咨於故實問於遺訓乃立之晉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馬一時之高選臺郎御史萬邦之俊哲若出於宰牧頌聲興矣由此言之則古牧州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訓不倦動簡天心者未可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令則不然多以門資擢授或以勲階莅職莫計清濁無選藝能負違聖誡安肯肅恭

明神輕理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捨自便安能求之故實舉措縱欲安能問之遺訓選異一時之髙材非萬邦之俊傑於是多其僕妾廣其資產齒角兩兼足翼雙備蹈瑕履穢不顧廉恥抵網觸羅覆車相次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故臣以為陛下有三皇之人無三皇之吏也制策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效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

斯衷臣聞皇王之制殊條共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因而立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然則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六廉察士雖有沿革所取不殊期於不濫而已陛下取人之法甚明考績之規甚著臣以為猶舟浮於水車轉於陸雖百王無易也今丘園已賁英楚雲集啓塞之路豈愚臣所能輕云也謹對

第二道

閲朕聞軌物垂訓必隨體一作正於因生開國承家理崇光於敦本故七葉貂珥表金室之榮十紀羽儀峻班門之躅保姓受氏義先於睦親翼子謀孫事隆於長發朕以寒昧叨奉先靈墜典咸新遺章畢覩思欲甄明譜系澄汰簪裾泒別淄澠區分士庶至如陳田互出虢郭俱開束晳改漢傅之宗輔果易晉卿之號巨君之姓曾非馭鶴王子晉也之苗元海之家諒非擾龍之族永言紕繆良用憮然子大夫十室推英三冬富學允迪褒然之舉宜

揚鏘爾之詞至若北郭南宫本因何義三烏五鹿起自何人公孫之由司馬之姓咸加辨析且顯指歸式副對揚朕將親覽

對

對臣聞保姓受氏明乎典訓或因地以賜姓或因官而命氏或官以代功亦以官族或所居之地因以為氏諸侯之子稱為公子公子之子稱為公孫公孫之子乃以其王父字為氏後代因之亦以為姓田陳虢郭以聲近

而遂分輔果東哲以避難而更改王莽以田王為氏元海因漢甥立族騷括分南北之號充宗為五鹿之先應氏著書具表三烏之始司馬司徒是曰因官公孫叔孫春秋備載陛下盡六藝之英窮百氏之要淑問揚天地玄情貫幽顯黄竹清歌詞窮五際白雲高唱文包萬象昔曹門三祖道愧由庚劉氏四葉仁非解愠豈若睿思璝敷同雨露之霑漸一作清神機嵗發等曦望之照臨起帝典而孤立孕皇墳而獨秀臣沐浴淳和叨承至訓名

聞於聖聽言奏於闕前謹對

賢良方正策

第一道（後篇題作政理）

問欲使吏潔氷霜俗忘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交興農桑競勸善師期於不陣上將先於伐謀未待干戈邊遽清（一作淨）金庭之祲無勞轉運長銷玉塞之塵利國安邊佇聞良筭明言政要朕將親覽

對

吳師道

對臣聞樓培塿者不覩嵩泰之干雲遊濘濴者詎識滄溟之沃日臣蒿萊弱質衡泌鯫生未一作焉識廣厦之居安知大牢之味不量蕞爾輕縱一作從褻然謬達天聽兢惶聖問粤惟皇家出震累葉重輝天人歸七百之期宗祊聯億兆之慶太宗以明一察一作體道括珠囊而總萬方高宗以通三御宸轉金鏡而清九服用能肅清天步夷坦帝途垂莫大之鴻基託非常之元聖伏惟皇太后陛下道超鍊石化軼捫天被子育之深仁弘母儀之博

愛星階已正尚雖休而勿休宸極既安猶損之而又損
方欲還淳返朴振三古之頹風緝政蒼生降四海之昌
運拔幽滯舉賢良黜讒邪進忠讜故得鴻稽大鴻大稽黃帝相也
接軫和宇宙之陰陽龍武書夔龍朱虎分曹節風雨之春夏
禮樂備舉學校如林俗知廉讓之風人悅農桑之勸猶
復旁求謏議虛佇芻蕘既屬對敭敢陳庸瞽誠願察洗
情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讓玉之夫居其令守則
俗忘貪鄙吏潔冰霜矣旌好學之流賞力田之伍則家

罕貧惰位列文儒矣降通親之使喻彼梟心發和戎之官收其鷄肋則四夷左衽顛倒來王三（一作二）邊元惡謳謠仰化矣自然籠羲駕昊六五帝而四三皇遠肅邇安飛英聲而騰茂實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四百九十六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第二道（後篇題作求賢）

問朕聞運海搏扶必藉垂天之羽乘流擊汰必佇飛雲

(一作端)之檝是知席蘿黃屋握(一作緬)鏡紫微誠(一作咸)資獻替之功必待弼諧之助所以軒轅撫運遂感大風之祥伊帝乘時遽致秋雲之兆朕雖慙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校滋泉之占猶虛傅野之夢欲使歲星入仕風伯來朝河薦蕭張之名山降甫申之佐垂衣佇化端拱仰成多士溢於周朝得人過於漢日行何政道可以至斯(一作不知何道可致英才)思聞進善之言以副求賢之旨

對

對臣聞立極膺乾之君當宁御坤之主欲臻至道將隆一作扶景化莫不旁求俊彦廣命英竒凝庶績以安人綏萬邦一作方而撫俗是故軒丘膺籙委四監以垂衣丹陵握圖舉八元而光宅於是齊桓擬之於飛翼殷武興之以羮梅一作調羮克賛人謀寔宣神化陛下功包遼一作遽古道逸上皇授受惟明謀謨克序弼輔之任總風力一作后於前驅爕理之司列伊周一作尹於後乘振鷺翔鸞之客畢湊天階乘箕降昴之英咸趨日路猶且慮心卜兆託

想旁求箕山谷之無遺庶賢良之畢萃俯訪愚魯一作叟敢述明敬誠願發德音下明詔咨列嶽訪羣公舉爾所知不遺於側陋知人不易無輕於愼擇下僚必錄上賞頻需則葉縣遊龍自九天而下降燕郊駿馬赴千金而遥集漢末為得周豈能多盡善盡美於斯為盛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五百二十卷今削去注其同為一

作

第三道後篇題作祥瑞

問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觸邪草能指佞仰（一作永）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逖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斯澆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偃蓂候月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滎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副虛襟

對

對臣聞化浹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效其

禎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籙撫運登皇孝道格於玄穹仁心光於紫極自臨萬域輯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荐至五蹄仁獸樂君圓而來遊六象（一作翼）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黄玉紫雉白烏丹（一作黄金紫玉白雉丹烏）飜鄗上之二桴（一作雙杯）拔江閒之三脊固亦巡河受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躔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躪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冲撝之德抑

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一作徒不幸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謹對

第四道後篇題作五運

問朕聞三微遞一作迭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驪騵改色昏旦之用有殊兹乃渙汗圖書昭彰歷數受位一作來出震以迄一作邐迤于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黼乃尚青天乙水行寧

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足豈復應一作紀於黃星緬鏡前修又以一作為矛盾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傳之談復遠乖於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數事實靡得浮詞商搉前儒誰一作却為折衷

對

對臣聞方圓既闢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

三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騵而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旒扆以髙居握圖籙而深視莫不乖天人之統順寅子一作丑之正始終之際何莫由斯曁乎運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一作亦白略言其美斯窮與吉至若秦居閏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黄標膺星之紀未有一作為矛盾允愜隨時漢祖承天人多异議張蒼言水而黑畤方興公孫據土而黄龍復應代

疑作逮

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沿（代二至相沿十二字一作賈傅之言雖遠）

（劉向之論可推也）較彼前談斯為折衷臣學非博古識昧知新

輕陳管穴之窺猥奉天人之問慚惶靡地（一作既）悚越兼

深謹對

右第三第四道問答並又載五百卷今削去注異

同為一作

第五道（後篇題作歷代帝王為理）

問朕以紫極暇景青史散懷耿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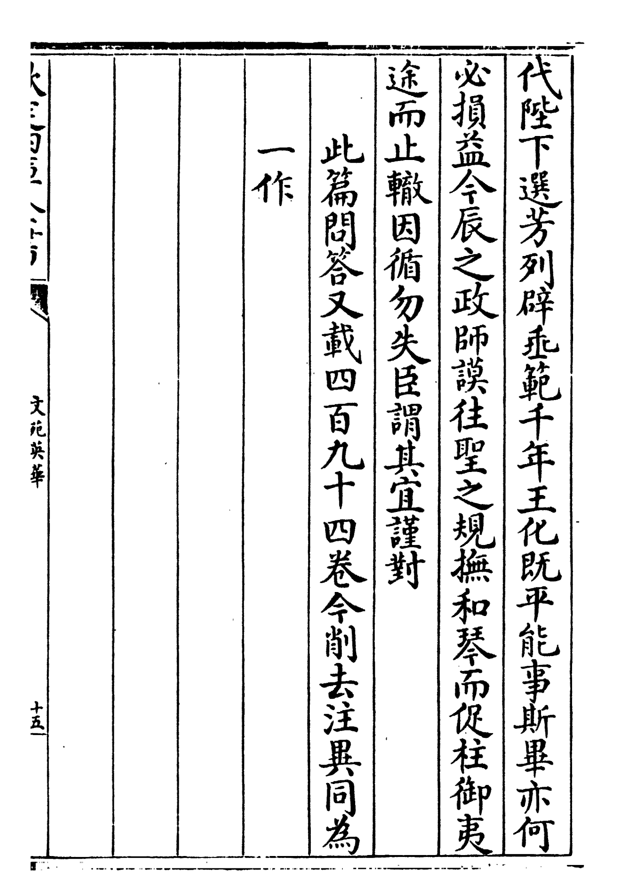
之道或載記遥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墳籍喪亡有其號而無其事將求故實一作必以佇多聞至如化被柱州遁甲開山圖天皇在柱州崑崙山下創基刑馬一作熊耳按開山圖地皇興於熊耳山又滎氏曰人皇生於刑馬山令對策曰地皇故兩存之兩代之事誰遠五德之運何承石樓之都開山圖有巢氏治石樓南山見匪均霜之地窮桑之壤帝王世紀少昊邑於窮桑元非測景之區時將城彼偏方惟一隅而獨王輕玆中土棄九洛而不營大夏之時化臻禁甲隆周之日道致韜戈而七十一征翻在鳳凰之運五十二戰更

屬雲官之期斯則偃伯之人無聞於大古推鋒之弊尽息於中葉澆淳之道名實何乖欲令歴選前聖遠稽上德採文質之令猷求損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為師範何代可以取規繩遲爾昌言以沃虛想

對

對臣聞一剖為三始鴻濛於太易九變於七漸茫昧於無為既分清濁之儀乃列君臣之位則有天皇首出瞰柱州而宅土地皇革命俯刑馬一作符熊耳以開都年匪異

於萬八千號稍殊於七十二既云木德亦曰火行開於天地之初録自帝皇之紀至若石樓遠界窮桑延壤非萬邦之土中為二代之天邑斯乃時猶鷟一作各非飲道上鶉居誰知風雨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長於九域豈獨王於偏方乃觀象垂衣化穆義軒之代剪商伐邑人澆周夏之年而皇德方隆未弭戰爭之患王道纔著復存韜偃之日一作目是則一作即懷柔伐叛取亂侮亡雖鍾大道之行終佇勝殘之戰是故劣於太古非事優於中



代陛下選芳列辟垂範千年王化既平能事斯畢亦何必損益今辰之政師謨往聖之規撫和琴而促柱御夷途而止轍因循勿失臣謂其宜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四百九十四卷今削去注異同爲一作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二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方正

賢良方正策七道開元二年

賢良方正科登科記作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

制策問朕聞理國莫尚乎後篇作於任賢命官必資乎後篇作於選衆堯舜以聲不登科記及前篇並作而以度考覈良難殷周取德兼取言登科記及前篇並作而取名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

之彥夕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饑子大夫光我弓旌應登科記及名賢策問並作膺斯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敘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後篇作心至如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一作各陳事迹兼詳登科記作述後篇作言名氏夫登科記及後篇並無夫字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後篇作具執雍時起自登科作於何年後篇作代亳社立於何代後篇作年天士地士此後篇作復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後篇作立又穆邦家而濟

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後篇作庶）五材之用何要（登科記作術）工商兩（後篇作二）業在俗何先文武二（後篇作兩）柄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去者方於去食可存者同夫存信（十四字登科記及後篇並作必存者均乎存信所去者同乎去食）朕將親覽爾等（後篇作則）明言

此問又載七百七十三卷後已削去

對　　孫逖

對伏惟陛下文明有赫元聖廣運勸激極乎宇宙察微

窮乎物象至如選衆任能之術禮經㝵物之要三聖五材之短長文武工商之用捨斯並獨斷聖慮懸衡睿謀百辟端委而顒若庶績不言而潛運矣猶以為立政圖大試言務重弗躬弗親庶人不信降清問於穹昊儼神威於咫尺斯亦堯咨舜吁同德比義臣愚敢不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之休命制策曰子大夫光我弓旌應斯揚擢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叙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者臣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

神化陰隲要道光被設庠塾以教於鄉立膠庠以訓於
國制爲禄秩以勸其從則含生禀靈者孰不刻意於仁
義飭躬於聞達所謂堯舜之代比屋可封也臣以一介
能行無取思勉進以追羣顧觀光而知愧嘗亦自强不
息有聞而行馳顏閔之極摯伏周孔之軌躅學古庶乎
叶道慎行期乎潤身非有志於干禄苟求仁於寡過立
身之志允或在兹從官之才則愚豈敢何則仲尼有言
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必也臨事難乎預謀昔孔明之

自比管樂時人未許仲由因之以師旅夫子哂之祗奉
睿問懼深殞越其敢醜冒輕議天工陛下若不棄菅蒯
無遺緼藻考片言而察所以効一官而視所由安敢庾
哉取則不逺知人則哲陛下允迪於聖君揚已自媒微
臣敢辭於醜行制策曰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
正何得失並陳事迹兼詳名氏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
惟賢非后不食故君明臣忠子違汝弼時閒閒出代有
其人昔者黄帝之首出庶物也時則有若七輔股肱舟

揖虞舜之賔于四門也時則有若八元忠肅恭懿周文之心德相濟始用十臣漢儲之羽翼已成初聞四老陳其事迹斯亦庶乎詳其名氏固可量也七輔則風牧共貫八元乃伯仲同歸語十臣之倫則太顛閎夭稽四老之類則綺季園公昔鄭子之叙古官勞於傾蓋魯公之問儒行疲於更僕況實繁有衆急景不留聊舉凡以見意豈遽數而周物制策曰夫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執雍時起自何年亳社立於何

代天士地士此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者傳曰朝有定制會有表儀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斯蓋曲為之防事為之制經禮三百儀禮三千載在祀典藏之史籍九儀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六贄謂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雍雉時起於秦年亳社立於周代天士地士者漢武之寵方士將軍始受其封諸布諸嚴者班史之記小

祠先儒不詳所出制策曰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天稟其性而不能節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絶故務恬樸貴清淨同術於湯之益謙合志於堯之克讓此道教所長也若乃不殺伐證因果包太空以為言化羣有而歸寂此釋教所長也皆能懲窒嗜慾靜鎮紛揉王侯得之以貞天下至於辨貴賤立君臣示

之以好惡應之以誅賞使禮樂刑政燦然可觀則為善不同其味相反掠風捕影蕩而無適故知孔氏之立教乃為邦之所急也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斷之於陰陽效之於氣物示休咎以垂誡因興衰以運行若可廢則乾坤之道其或息矣然土爰稼穡居中履正應我皇之休運弼大化以阜成利動植而益黎元先金火而踰水木必不得已斯其一隅又國有六職實載工商時之二柄莫先文武同唯阿之相去何是非之足徵然舜命

共工之職周有考工之記車服器械斯焉取斯豈與夫乘時射利滯財居逐者若茲之瑣瑣焉文德者政之所專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則士農之末作巧賢於醫貨昇平之歲經國先於定功臣學昧稽古思迷政途謀適不用空愧繞朝之策道之將行猶委仲尼之命謹對

同前　　李玄成

臣聞大聖有國將興至理總庶官以匡化覽羣議以登賢所以奉若天紀作為人極觀堯舜之興則四嶽僉舉

九載陟明考冣之端立矣鑒殷周之策則三駕訪德六廉察事徵求之道行矣非睿哲明慮深體化源亦安能董正理官推仗賢傑者也今陛下纘興聖業昭布天光舉良弼以謀至道綜羣才以康庶績故乃嶽生維翰星降士師嘉猷日聞正言彌啓肅然在位爍然盈朝矣且猶郡邑公選巖穴敦求遺寢載懷比歲臨問佇經術以佑職想藝能以建官則古之坐明堂議衢室安可以儔清問之深也固將卓立化首廓開政先豈唯紹明恒訓

踐修常軌而已臣素徼經藝之術謬忝弓旌之名誠不足以登進王庭恭承明策至若為政作法之要安人濟時之體臣雖愚鄙竊有志焉臣聞政務利人法期濟物布法由道行政在官官必其才則人沐於化法必於正則物賴其安故庇人以和所以興其義率人以禮所以致其淳賦之必均所以綏其業役之必度所以務其時卹其轉死所以保其命薄其收入所以全其生此安人之畫一作方濟時之要總其大趣存其至心而臣節無隱

者爾故王者安人則審政興政則任官任官必良則為政皆善善政溥合則黎人用康德之本也是以深居而情鑒萬里高拱而明照八極其在任人之術歟夫至公克守於鳴謙臣節必存乎無隱況王心虛鏡容光必察詢其立身之志考其從官之才臣之愚衷具以上達若蒙飭躬名入程器收用使得履文石以獻議瞻法座以陳誠序安人之大訓言濟時之良政抗恒節以忠主申遠圖以戴君臣之宿心永願畢矣立身之志實在於斯

從官之才安敢自必蓋無善不應有開必先七輔立於先疑朝充四目以鑒遠八元翼於舜日播五典以弘風或理歷茂時天道以叙或辨方寧亂地紀用章或內平外成樹稼而蒸乂乃粒或忠肅恭懿敷教而理訓克從言其紀綱較然明著十臣佐命周道蔚興四老為賔漢儲底定文武以濟靈臺光偃伯之期羽翼既成寵子罷奪宗之計匡正得失格言斯在風后力牧膺七輔之名伯奮仲戡居八元之列周公呂尚為十臣之宗園公

綺里參四老之目八元盡高辛之裔十臣有文王之子事跡斯辨名氏可徵矣夫朝會者所以正君臣之位登享者所以盡誠敬之極故物稱其禮舉之表儀功被於人施之祀典蓋辨其位序而不多其玉帛先其敬意而不繁其樽俎明王道之制也自道遠聖逝侈及嬴劉薦幣與利視金逞罰祭非其鬼妖望其祥瞻古語事斯謬甚矣周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

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蓋以懋功訓德審官乂人也又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蓋象事以明等威以示禮也秦修雍祠而古有雍畤焉周祭亳社宜社有屬亭焉孝武祈仙封於欒大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故天士地士懸以五利之名焉漢氏廣禱主於小祠將以期純嘏之集也故諸布諸嚴設於羣望之祭焉夫谷神不死道宗於玄黙至覺而生釋歸於清淨書於聖典固在

儒流然練神虛心釋道以空慧為法可以濟於生死矣興政致理周孔以禮義為訓可以移於邦家矣教之攸設儒則為長天生五材利溥羣物火炎水潤動植以滋剡木範金黎甿攸濟稟於元象土德厚載而居多施於物宜五行廢一而不可工以繕器商以通財財則聚人器則周用疾其浮侈商以政而當遏資於器械工在俗而為先聖人覩天地以成文象震曜以興武文次九序武標七德利用開物禁暴夷凶二柄所資百代無易兩

叅王政互為國經若寰海晏如則武備都偃干戈日揚則文教式衰自有偏廢之辰皆無必去之道理曠者不可以言極道深者不可以意明乾象照臨聖模廣運臣材非秀茂學非敏博對越天言誠無足觀謹對

同前　沈諒

對臣聞時雨作解靡物不滋春雷發聲羣蟄漸覺聞者明詔咨九牧闢四門光燭巖藪恩覃側陋葵藿仰惠以納景山川有開而出雲使草茅微臣幽賤朽質辱旌賁

陳芻蕘瞻璠臺之穆然預煙闕而伏對此臣之鴻造也
敢不瀝誠哉臣聞堯之光宅也以親九族以命百官舜
之登庸也以察萬人以齊七政大禹拜皐陶伯益惟其
昌言武王問黄帝顓頊存乎至道此四君者文思濬哲
恭儉髙明仁以創制慎乎體國思借力以任重簡遠闕
以安人故選賢以居位闕事而後爵則考績以庸取人
必才賦納獻可聲度言狀庶存兹矣休惟陛下豐功厚
利資始萬物以統天執契含元富有八方而纂聖家道

以正庶績咸凝師師滿雲火之庭濟濟盛龍光之列尚紓神睠更睟天儀思仁壽之登域緬前王以作鏡雖軒轅之徇齊藏用重華之好問察言未足以扶轂大明驂乘元聖臣聞之遊大海（一有之水二字）者難為水窺聖（一有人之二字）門者難為言陛下侔造化而作法尊道德以垂範敬宗廟以示厚愛臣子以興仁懷蠻夷以廣德抑禎祥以崇理禮經大備四海共職而朝宗樂物至和百獸來庭而率舞至於為政安人之蠲則微臣何足以知之其餘備

父母之體以立身欽聖人之化以從官之問則願竭其愚臣惟忠孝可以從官奉陛下之法以自理守陛下之職以自安以之居處則莊以之戰陣則勇是陛下軼堯舜之上愚臣忝比屋之封臣雖不才則亦有志矣昔者風后力牧仲容庭堅相與謀謨於有熊之朝弼違於納麓之運講信而修睦肆直而惠和垂衣裳作舟檝分州土叙星辰其紀綱也如此其後閎散周召園黄綺李鎬京得之為心膂漢儲得之為羽翼終能牧野清明惠皇

不廢其救失也如彼夫國有五服朝聘申其貢禮有五經享祠肅其首職方品其遠邇宗伯辨其瑞玉乃開封壝一作墠是設方明錫之以鞶輅袞裳執之以圭璧羔鴈泰之立雍時也將以禘其自出周之居亳社也亦以戒於不臧臣又聞先王之制禮法也以勞定國汰哉漢武曾是黷神採少君以端信樂道之貞列帳甲乙樹紅頭望嶧山祈石室天士地士不殆於昏淫諸布諸嚴何憚於風雨乎聖策以三教立言歷代彌勤戚軌制以化時

較醇醨而景俗此聖君合懸解之旨而小臣慚默識之明然臣亦嘗聞之矣夫禮者始諸飲食盛於冠婚分而為陰陽轉而為太一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二氏包虛無而含寂滅長性靈而已宜去於斯傳曰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則士德優矣若乃神農之肇皇業揉木為耒弦木為弧黄帝之開帝功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器以成務稼惟人天利以通財阜國周用苟能全人天可違乎故臣願抑商而進工也大哉武之

為功赫矣師之所處象震耀而舉垂雲雷以揚宣威而山河蕩容訓誓而煙塵動色可以定禍亂可以翦暴強頃者牝鷄之晨陛下潛龍或躍提白蛇之劒揭翠鳳之旂入于北軍兵皆袒左氛祲殄滅日月光華此神武之壯觀也謹對

賢良方正策 原失問

尹暢

對臣聞非才難遭時難況躬忝觀光之舉不俟媒揚之地儼身天闕用感良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

夷凶靖難聖敬日躋格上下而無憂內治光四表而誼德昭振故能荷天之休福應尤盛殷薦嚴配昇中告成十數年間而功業大備豈非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雖少康復夏宣王興周比之當今萬分不及而猶賜臣策曰常恐上廑五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戴日昃覲政夜分思理者可謂無念增德勿休凞載履衆美而不足躬聖明而流謙而臣愚對非誤自克賦雖言及之將何以承奉清問對敭天休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體道之

謂仁固無宏逸安敢訛濫是以古之善爲士者必將微妙玄通豈獨重於偏才迂誕而已如此則黄帝之功濟生人素王之道遵先聖離朱喫詬奚得議其淺深夷齊尹惠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絶粟終懟淑媛之言醜夏歸殷卒致成湯之業寓言莊叟良未足徵側訊蒙矜誠將異爾無貪至理寧副虛懷若乃喜怒哀樂之四端貌言視聽思之五事雖擴充之在我諒休咎之關天殷臣格言已貫之於皇極鄒子戲論亦頗存於昭應詎兹

辨志方用沃心伏惟陛下事天明事地察無文咸秩羣望畢舉故祈穀汾脽薦寶鼎於宗廟燔柴岱嶺霱飛煙於雲日神歆效其如答靈貺昭而必聞雖飄風乍起曾不終朝大雨時行旁霑數郡亦未聞偃拔包裹之甚也陛下憂勤夕惕若厲信禹湯之罪已實堯舜之用心葢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屠龍牲馬亦何以為書稱安人則惠易稱損上益下謂宜開倉廩以賙給選牧宰以寵綏散利薄征息役施舍禳修之道何莫由斯傳曰德勝不

祥義厭不惠謂此物也雖歸諸天道亦以人事故周官六職水旱則宗伯是司漢宰三公災眚則丞相是主不然何以昭爕贊之術開勸戒之端哉大體若兹詳徵何有臣聞夫大理之後有易亂之人者安寧無故驕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理之人者創艾避災思樂生也當今海服清晏太平無虞衆宜曲折萬事纎妙文理至詳不可復加矣陛下享已成之功居崇高之位入有後庭聲色之務出有苑囿遊觀之樂志得無滿乎欲得無極乎

古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此言雖微可以喻大是以聖人乾乾日惕莫敢或遑雖休勿休盡善盡美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成德政使鴻圖盛烈作唐龍光不騫不虧永永無極此適時務之所當先也臣又聞善為政者在能其事能其事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令國家所使分威權御黎庶幹府庫理刑獄者皆天下長吏也而其俸禄各有差等以勸其徒百官以理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内冗散

叨假名器者不可勝數或倡優雜伎之伍弁射夷貊之流紆紫懷金出入周衛漿酒藿肉乘堅策肥者奉一人猶聞不給今官此輩何所取資狐鼠既託於城社粟帛載彈於倉庫非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爵勿及惡德惟其賢者矣此救弊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陛下誘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弼安敢面從輕陳末議伏深殞越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雅麗

文詞雅麗策二道

文詞雅麗策二道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隲相叶其彛信寒暑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埀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

之剌塞門反坫時貽宣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頽綱開兹
盛業朕以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
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
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
疏則禮畧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内為同脩外為異
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
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
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

對

彭殷賢

對臣聞孔子云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顔回對孔子云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此二者皆傷不可得而見也况臣生大道淳風之運屬聖主立政之秋不能有所建明以佐大化此微臣夙心愧恥竊有懇焉日者聖敕頒宣遠覃幽隱振廢滯収介特本州徵臣克賦于王庭陛下温顔屢賜宴見司饔行食羣事頒氷亦可謂厚德矣自顧性識愚駑智術微

淺既蒙清問敢不具素所聞乎臣聞伏羲神農氏往黄帝堯舜氏作莫不體道以育物立德以興化用闡無為之教以弘不宰之功齊飲啄於鷇居絶往來於犬吠豈不以我清淨而人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乎迨乎政及三王君臨萬國亦承奉天地爕贊陰陽順四時之氣理五行之叙總仁義以安庶類先博愛以悦羣生使人遷善遠惡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觀夫三王之為君也謹其所好惡而已故君好之則人為之上行之則下效

之莫不清心以率物正身以御下九女序列於內三公分職於外度數有恒徭役不作其取人賦也薄而役人力也寒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征伐有道大明詠其功什一而稅大田歌其事所以家給人足而理安興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斯之謂乎爰及末俗政漸澆偽而禮樂彌煩姦盜滋起桀紂昏亂於上幽厲縱逸於下崇臺榭之峻恐其不高也廣宮室之居恐其不大也聚淫色之美恐其不多也窮聲音之巧恐其不樂也其

斂人財也厚而使人力也衆其害物也博而興利也寡其後興役無常桑柔病而嘆之故其詩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蓋言其役之甚也徵發無度下人勞病南山疾而刺之故其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言其政之亂也自茲厥後強凌弱衆暴寡千官樹姦於朝廷百賈窮僞於市邑財用匱竭寇攘不止大東又刺之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言小大俱盡也又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孰有為人上者不平若此而可久安天下哉此則上失其道政逐多門故天下敗而不之

覺乃至所以為夏者轉而為殷也所以為周者轉而為
秦也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代之後於今為庶此
史墨所載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言及秦始
皇平定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不務廉恥唯存戰伐內
造阿房繼以驪山之作外征林邑重以遼東之戍鑿馳
道則隱以金椎通鴻溝則樹以柳杞役及閭左人不聊
生曲泛龍舟聲多哀思傾天下之賦不足以周其事殫
帑藏之財不足以盈其欲是以衆怨難犯人自為戰所

以陳勝吳廣奮梃以撻之王充李密揚聲以逼之釁起郊壘而禍生左右望夷宮中不免閻樂之難江都城内卒死裴通之手故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此二君者動為之際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能無及此乎然則合大中之道者如彼失皇極之用者如此古之興敗備在典謨迨隋室道消數鍾百六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賢人君子稽天並浸此乃大人利見之日聖主驅除之時我太宗志在救焚心存拯溺因兹感激

投袂而起車及於平陽之郊劒及於盟津之會既而戡翦多難克清中夏建非常之功定不拔之業洎位登九五富有萬國制禮以示其讓作樂以興其和兼愛以厚其仁節用以崇其義非先王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不敢道言必本於風雅行務去乎枝葉明刑賞嚴號令賞當其功則勞臣勸勉罰當其罪則姦人畏懼名器不妄假必俟其能爵禄不虛授必先有德是以四海之内靡然向風我太宗以至道之心為天下也所征無不克

所向無不成孝弟通於神明易簡合於天地如此則天地德之鬼神佑之使風雨以序災害不作萬國莫不懽心四夷莫不咸頼良由不僭不濫無怠無荒所以享國久長多歷年數陛下禀天然之姿定不伐之略披肝膽以決大計殄宫闈之氛祲除詐偽之昏狡日月載廓一作朗宗社以安深思禍亂之原乃皇天所以開聖人也自南面臨天下九年于兹封堠無警干戈再戢置鼓以招諫設木以待賢故得近臣盡規遠人獻政出宫女則使

心不亂屬大旱則引咎自責蓋禹湯之罪己實堯舜之用心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斯之謂歟深合太宗之宏畧遠符貞觀之故事賜愚臣制策云朕以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微臣何以識陛下之深遠而輙欲議之或恐日月有遺照聖智所不及畧陳其愚伏惟陛下留聽臣聞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災害之起事有不正者也去歲水旱不時咎徵屢作匈奴侵軼邊將氣沮天其或者正訓我也欲令陛

下知爵禄之虚授冗散之職多歟樂蕩志歟服失度歟何皇極之不建遂至於此也臣聞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誠能克己復禮正身率物表有功而彰明德復古而貴能變禁異服革慢聲遠便佞近忠讜斷斷之士必擢於廟堂九九之術不遺於管庫可謂虛其心而衆象應正其本而萬事理焉書云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若舍此道是不知其所從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

而可者臣聞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古之王者享聖人之資乘大寶之位北辰居正南面而理亦可謂富貴乎當須存至公之行立大中之道覆幬同於天地通明合乎日月志遠邇之化存易簡之功庶徵順序五紀和協百穀用成六畜遂字者無不由焉傳曰皇極其建其斯之謂矣若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雨其極惡若得其道則攸好德以應之言不之從是謂不乂厥罰暘其極憂若得其

道則康寧以應之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燠其極疾若得其道則壽以應之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寒其極貧若得其道則富以應之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風其極凶短折若得其道則考終命以應之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陰其極弱故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斯之謂矣臣聞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有正心者必有正德正德臨人猶樹直表而望影之曲也得乎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有邪心者有枉行枉行

臨人猶樹曲表而望影之直也得乎孔子云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葢戒此也故王者脩身以道脩道
以仁仁也者親親為大義也者尊賢為大是以君子先
正身而後及於天下如此則六沴不作五福相生貽厥
孫謀永無極矣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
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内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
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撥亂反正之主繼體
守文之君撫馭之道雖殊禮樂之用為急自土鼓蕢桴

之後始自無聲汙樽抔飲之初彰乎有用既而莫不曲諧九變信合四時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移風易俗義切於鐘鼓安上理人事寖乎揖讓既而祀歷三王時更七國經籍道息飈宣榭之煙埃儒生數窮赴秦坑而歇滅追乎斷蛇立極乘牛設位紀綿蕝之儀嗚鼓舞之節必欲樂宣愆滯禮釋回邪取其不肅而成必在既富而教我唐功高邃古德邁往聖坐宣室而訪道登明堂以思政六樂為馭利則不爭五禮有經

思而無犯思聞同異下訪芻蕘臣聞古之明君之御天下也身坐九重心遍四海禮以道其志樂以防其淫樂以理内為同禮以脩外為異禮樂之不悖内外之相親可以感於神明通於天地矣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既敬且和何事不行其斯之謂矣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予疑者臣聞皇王御宇步驟相仍莫不作樂以饗其德

立謚以明其行此五帝之常道百王之所不易也且咸池六英韶頀兩聽盡善盡美竊無間然自秦失盛位漢雜霸道文景相襲刑措不用武宣承統華夷再清樂舞居疑功可略言也武德舞者高祖作之定禍亂也四時舞者孝武作之示和平也五行者大周曲也文始者本舜舞也孝景採武德為昭德以尊太宗也孝宣採昭德為盛德以尊武帝也昭容禮容猶古韶夏紹之於漢祖備之於樂志矣臣材非多士不遊六合之間夢巽趙君

總覩九天之上啓處無地戰汗不寧況承諟問敢以輕
議謹對

同前　　邢巨

對臣聞太祖文皇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之
門近臣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
復先業齊心法宫之中冕旒正殿之上詳延秀異詢及
芻蕘若乃敷皇極以作則弘禮樂以垂訓彝倫攸序羣
德畢舉斯太宗之盛事也豈前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極

之本能望清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臣謬以黄綬之末預聞赤墀之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諸仲尼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皇不歸大道悠久聖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益以文質或沿襲以忠敬至於飾禮容以昭貴崇樂舞以立象樹君牧人茂時育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浮競可以鎮静習俗於變即純一或以偽遷故輕樂見誚於國風昧禮貽訓於聖典蓋有由焉唐興百有餘歲

高祖以武功定鼎紐天綱於八紘太宗以睿聖握符纂
天光於三象蕩亡隋之頽靡弘聖唐之簡易盛德大業
與三代同風伏惟陛下誕受天休光膺景命粤若昭德
殷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教敬事眷聖之徵順時布德之
典將以登格皇穹鴻業也啓迪王命大猷也風雨時若
休徵也人俗康寧至教也五輝協訓八方順軌堯舜之
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何足數而猶曰皇道未敷謨
明尚闕發天章於聖藻探至言於輿詞陛下之謙讓也

愚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政之端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能盡其性而合乎理則休徵至不盡其性而悖乎理則咎徵至故聖人法天以立性畏天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應之彰彰類矣自非統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乂因事以求哲暘順而會其極蒙恒而返其通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其極則可以一理貫臣又聞聖心鏡物

必採於至妙大道虛象乖契於理先然即繼聖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其化一陛下體周武之盛德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光垂象伏願沐時雨於動植散祥風於涵泳則大中之道何以尚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踈則禮畧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内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義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其所由來尚矣先王所以美

教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將考其理求其端故揖讓之教末而安上存乎至簡舞詠之功淺而移風歸乎至易夫辨升降彰采服此禮之所以飾情也登金石翔景瑞此樂之所以通感也故感感發於内樂由衷以致和情見乎表禮自外以為異雖清濁之資考性則殊而教化之端在理斯一況令懿網被遐裔至道冠生靈和理日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崇德垂範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容此人俗之融也至如武德之

盛武之業也文德之盛順之至也神道設教制四時於炎歷德徽可崇增五行於黌序尊三德於清廟表三容於盛禮聖問昭闕與天道以元亨狂言鄙賤仰天文而知愧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四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雅麗

文詞雅麗策四道

張　楚　第五名

文詞雅麗策

對臣聞昔在上皇之撫運也政寛事明法簡心一仰察天道中順人情至於不言混然而化故上玄所以眷命罔違於德下人安定厥居俾獲其利暑往寒來以信之

雲行雨施以從之於是乎疫疾不生禎祥洊至巍巍蕩蕩蓋無德而稱焉自大道既隱淳原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隨時而損益成康已往頌聲不作俗薄禮廢政荒人亡故其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此則刺上不能行政者也仲尼生周末傷道不行乃刪詩書定禮樂立君臣上下之節明奢儉揖讓之序尚不敢救當代之於陪臣而稱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矣

自兹厥後頽波浸流有聖哲之君聰明之后豈能振彼凋弊張其紀綱不有我唐興建鴻業又寧黔首則掃地將盡求野多遺陛下統皇綱纂休運德澤汪濊仁風洋溢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勸農桑卹刑獄不奪三時之務且惜十家之產左右伊呂郡縣龔黄是以驅俗於雍熙納入於軌物者也豈不徵賢人論政要所以達四聰也臨前殿察羣言所以收九術也梓匠舒幕所以禮賢也淩人散氷所以救渴也臣竊以自古求賢之盛未若今

日者矣賜臣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者臣實見可久可大之規非有未敷尚闕之事此陛下讓之至也愚臣安敢奏之若乃考前古之庶徵究禮樂之同異辨皇王之制度詳宗廟之禮儀此則陛下懸鏡九流常覽百氏索隱探異鈎深致遠已在聖斷豈有疑而疑者歟今下問愚臣遠議其事陛下豈不欲廣於明試察臣微才臣幸對敭敢不悉情以對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

而可者臣聞王者立極必本於天天事著於上人事應於下昔者禹平水土天告成功錫之以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又皇天降其有極皇大極中也言王者能行大中之道則陰陽和風雨時百穀用成俊乂用章也如是則視曰明聽曰聰貌曰恭言曰從則無恒若之生自去咎徵之應矣令天瑞降地靈集所有動作光孚化先則一以貫之道斯不遠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内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

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夫禮由陰作樂以陽來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誠能感神動物安上移風或以理内為同或以脩外為異率由和敬靡不從之者乎施之人俗靡不盡善者乎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嬴政失御漢皇乘極文景致刑措之美武宣當雄富之盛故有四時武德之樂五行文始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禮容自兹而備臣

才識愚劣學業虛淺猥當聖問茫然有失謹對

同前　　苗晉卿

對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循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保大定功勲業蓋時也逮金石斯緬步驟不

同時有澆淳教隨繁略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用僭忒一至於此孔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傳曰國家之弊恒必由之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承式萬邦作乂所謂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風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豈不以採芻蕘之義誠考試之端不宰其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

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故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聖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人有乖方數必徵於錯逆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徵粲然著矣陛下隨陽澤以著恩慎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尉羅不施草木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漏醴泉臣以為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

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為德陰之為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脩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死頃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脩省刑罰之謂也臣聞樂以理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和親

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為一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

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為斯並漢主之樂載于班氏之書必使究其明徵考其敏博既勞吏僕何易盡言雖敢略而陳之尚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四時武

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奏於高廟焉五行舞者本之周武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為五行也漢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宣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

同前　孟萬石第六名

對臣嘗黽勉讀書夙夜匪懈觀前代之事稽王者之風欲樹文明必招俊乂所以平章百姓昭暢萬人負黼扆

而海宇清垂衣裳而天下理今陛下朝盈多士野無遺賢猶復發德音下明制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網以頓奇片善不遺有能皆進故得飛飛丹鳳棲翼于帝梧皎皎白駒連食于場藿縱夷齊巢許咸居於兹臣既庸妄豈敢當此且聲非入異譽不出凡文律未明才用無取謬忝推擇濫赴搜揚安敢避直飾詞向華乖實但丹誠有厲至敬無文敢竭鄙聞用當明試然將涓滴以足海用纖埃以增岳一作華雖寡攸助誰能默哉臣聞建國興邦

必以黎元為本康時訓代必以政術為先軌謨雖異理化皆一昔者太上之君崇道以致化立德以養物人必欲壽敦禮教而不傷人必欲富薄賦歛而不困人必欲逸則省力而不勞人不欲危即扶持而使固不強人之所惡不禁人之所欲故能無為而理不言而化及至中古行仁履義克已厲身拯溺於人博施於物即能陰陽不錯風雨以時疾疫必除妖孽莫起洎乎末代政令不作刑法聿脩奢侈是崇禮樂非雅時無美善之説俗有

姦邪之釁豈不由君失其道臣非其人澆薄浸興淳樸離散者也今陛下出號施令罔有不臧齊物正人各得其所然猶綜覈古今稽謀政教視先王之得失崇今日之高明以此天聰尚云不德巍巍至化謙尊而光非臣愚昧所能涯際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者臣以為皇極將立莫先擇俊得人則政和非人則政失人賢化遠豈不謬哉至如因能任官量賢受禄即百僚濟濟萬姓安安去無用之言除

無用之器即情實斯得謬説不繁使人以時謹身節用即倉廩儲積黎庶完豐進有德而退無良即庶位允釐庶官不曠尊有功之子棄無功之人即營事者不惜其身制作者能竭其力罰必當罪即姦回自除賞必中賢則人臣自勸夫是則海内行大中之道天下有幸甚之言何憂夫皇極之道未敷者也若乃列張輔佐建立官司詢忠直之言開進諫之路用能獻可替否補過彌違外藏主之非内正君之失今陛下乃順時而動非道不

行事無不嘉人欲何說故獻納之職諫諍之詞但可畧言莫知所議大哉至德實冠古今且朝無佞臣縱朱雲重生安能折檻人不妄從雖辛毗不死曷聞牽裾天子聖明是故羣臣無事亦何憂文軌之闕哉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法乾理物觀象裁規敬順天時恭行月令恒若時若罔有咎徵矣尊九疇之儀修八政之規事不失儀動不違制出處語默皆歸於仁依乎中庸遠棄

偏黨乖至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不日而致矣視聽貌言無從而失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化難將美人各有心不違制節必有放縱故先王作典禮以防之興雅樂以感之用能移風易俗安上理人矣今陛下行宗廟之禮故能配天地之神履直言之議故能立上下之敬聽宮商之變故能

分善惡之俗捐鄭衛之音奏簫韶之樂正疏略之弊敦揖讓之儀州郡大行朝廷式序同異斯違内外罔差既合盡美之端何問不才之子若罄愚而説則陛下無有昧之咨若駐筆而述則陛下鍾佇明之訪實迷海遊何足知之臣聞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既列同異之因將分内外之殊皇王是尊古今一作賢所重俱為時用其功一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者臣聞四時武德制之以周王五行文始

本之於漢帝制策曰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昭德武德實有攸尊之道昭容禮容出於劉氏之代昔者魯哀公問儒行宣尼有更僕之勞孔乂訪鳥官郯子生傾蓋之倦然且富學滄海猶黽勉於一隅況乎道謝桂林豈對揚於庶事徒周遊於文苑終展轉於迷津謹對

同前　　　錢翃

對臣聞登衡霍者嗟培塿之微泛漲海者鄙潢汙之陋

臣草茅孤賤才無足取屬絲綸明揚州閭選辟謬得接武羣彥比肩時英而文物昭回宸顏咫尺退思愚劣甚不稱聖朝求賢之意也揆拙競顏心愧失守將何以充塞大問對揚天休聞之於師請言其略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伏惟皇帝陛下開元立極地平天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夔龍咸事陰陽以和聖德動天無遠不屆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弓旌累降徵搜是急日昃視朝文武並進既盡美

矣無德而稱猶且罪己為心在予興嘆此陛下之至讓也小臣何足以當哉然忭舞德音忝列明試敢不瀝肝膽獻所聞乎臣恭惟政理之間傳諸長者之口以先朝之事一二明之昔貞觀永徽之間恭黙而天下理家給而人足時和而歲豐外户不扃牛羊被野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中府之錢貫朽莫校然而戎車屢駕不無事矣於是度遼之師鬼方之討賀蘭之戰高昌之伐而軍人無損帑藏如初國家富有海內百餘年士庶之多如曩

時之兼倍征戍之役當今日之無何豈往得而今失將
政繁而俗變其故何哉良有由也議者以為賦歛厚徭
役繁風俗奢利息倍今若息其宮室愛人節用省無事
之官罷不急之務三年政成臣竊遲之愚心曉然謂在
此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
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伏惟陛下躬神武之姿廣聰明
之德思弘至道勵精為政及支及支者不受章疏見通後漢一本作及晨非
奏甲夜觀書勵神聰於九疇留睿情於百氏臣聞智小

不可謀大綆短難於汲深窺聖謀之莫測謂宸衷之不
凡致遠恐泥不其難乎夫視者明也審邪正與曲直聽
者聰也察善惡與是非貌者容止可觀儼恪之所謂言
者詞令斯在榮辱之所由乂時暘若肅時雨若察休咎
之闕會歸于皇建惟睿哲之作聖繄彼道樞故曰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一以貫之此其義
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
和理内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

佇明斯要者夫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豈惟明尊卑辨等列動天地感鬼神而已哉豈不繁於鐘鼓諒無徵於玉帛樂自外作必假器以明儀禮由中起故備物以飾容蓋有國之典章生人之冕服均五材之並用廢一不可類三者之何先尤宜去食故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去同即異離之則多傷相須而成兼之則雙美一彼一此何後何先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

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予疑

臣聞暴秦失政皇漢創業爰作樂以尊先聿釋享以追孝四時武德用之於高祖所以恢武功也文始五行陳之於文廟所以昭文德也蓋舞以盡意歌以崇德制自炎漢之君本乎孝武之代昭德盛德郊廟之樂也昭容禮容質文之辨也臣學不師古才非敏贍慙瑣瑣之陋無足言哉仰蒼蒼之高茫然自失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五